

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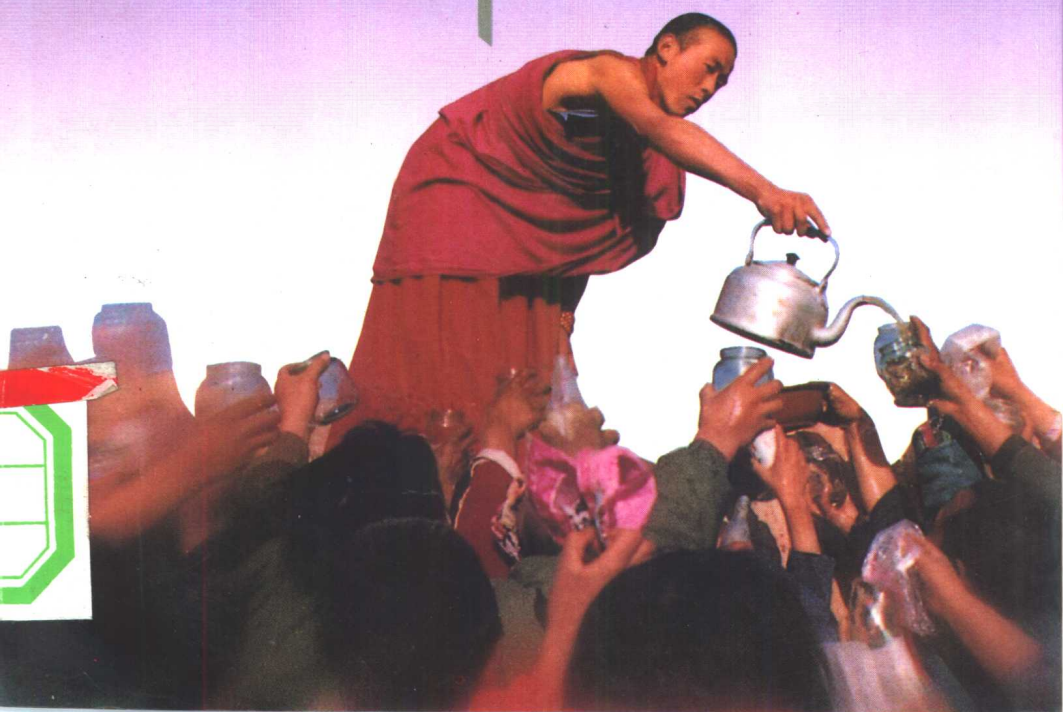
90 年代社会纪实丛书

郝在今 杨菊芳 曹志前 编

紀末的佛風

社会卷

- 中国流动人口报告
- 希望工程
- 倾斜的红十字
- 歌厅舞厅卡拉 OK 厅



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社会卷

世纪末的佛风

郝在今 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京)新登字10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末的佛风/郝在今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2

(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社会卷/郝在今等编)

ISBN 7-5035-0862-0

I. 世…

II. 郝…

III. 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IV. I25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305千字 印数：1-10000册

定价：7.30元

编者的话

有一类作品，未设文学大奖，很少理论鼓吹，却在无声无息间铺满中国大地。

这就是“纪实”。

90年代看纪实！

社会变革剧烈，寻找真实的人选择纪实；经济飞跃发展，搜集信息的人寻求纪实；生活节奏紧张，娱乐休闲的人钟情纪实。

对这类新流行的文体，有的称为社会大特写、纪实文学，有的沿用通讯、报告文学，学术界至今没有定名。编者以为，作为新闻与文学结合的产物，这是一种具有多元特征的边缘文体，还是称“纪实”为好。尽管这种文体在形式上还有待成熟，但其生命力，将不亚于风行80年代的报告文学。

然而，当下的纪实多得使人担心“泛滥”，花哨得使人怀疑“悬乎”。纪实，似乎也需要择优汰劣，提升品位。

三位编者都是纪实队伍中的诚心写作者，自以为还熟悉情况；中央党校出版社则打算收揽纪实佳作，有魄力演出重头戏。于是，《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就此问世。

这套丛书以优、新、全为宗旨，力求总揽90年代的优秀作品，以最快速度陆续推出。第一批编选中短文，分经济、社会、法制、婚恋、消费、人物6卷。今后将采用开放式编排，灵活多样。

最受欢迎的纪实被喊作“火爆”。火爆的作者描写火爆的问题，火爆的报刊发表火爆的文章，一套丛书奉献四重火爆，岂不是挡不住的诱惑？

我们力求使本丛书在纪实阵中有些“权威”架势，但是，一网打尽天下英雄实难如愿。所幸，这套丛书将繁衍于整个90年代，好作品总有机会出演。

摄下生活，透视时代，留存历史，《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与90年代同步前行。

1993年8月

目 录

中国流动人口报告·····	郝在今(1)
世纪末的佛风·····	钟国兴 王君(28)
深圳“8·5”大爆炸纪实·····	赵平(49)
海南风尘女性备忘录·····	阿纪(59)
风流大都市·····	曹志前(79)
私人轿车诙谐曲·····	杨菊芳(99)
希望工程：托起新世纪的太阳·····	杨桂民(120)
珠海’93重奖写实·····	崔晓峰(131)
救救教师！救救教育·····	刘洪涛(144)
歌厅·舞厅·卡拉OK厅·····	战吉(156)
倾斜的文艺舞台·····	江涛(173)
众说纷纭的明星出场价·····	殷金娣(190)
奥运巨奖震荡·····	王崇理(202)
艾滋病：第二个十年·····	蓝燕(214)
中国的精神病患者·····	曲兰 高钢(227)
倾斜的红十字·····	章慧敏(242)
气功掩盖下的性欺骗·····	陈希(262)
中国毒品问题探秘·····	高峰(279)
中国诬告现象写实·····	张严(303)
拐卖儿童采访手记·····	王灵书(320)
公共电汽车悲欢录·····	苏文杰 张策(333)
谁来保卫21世纪的中国·····	大鹰(344)

九十年代看纪实(跋).....	陈 冀(361)
后 记.....	(372)

中国流动人口报告

郝 在 今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难以捉摸的。
人与水，都以其流动而神秘难测。

大洪水与流动国

水之于人，其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然而，人世间最可怕的灾难，也莫过于洪水泛滥。

泛滥的不只是水。

人口流动，也有失控的危险。

全世界6000万人以上的国家只有12个，1992年，中国大陆的流动人口，已经超过6000万，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之中，流动着一个世界人口大国！

有谁知道这个大国的国情？

流 人 种 种

自古以来，流动人口大致有三类：

一曰移民。摩西带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蒙古游牧民逐水草而居，白种欧洲人殖民美洲澳洲，无非是把家搬到好地方去住。

二曰避难。水、火、兵、虫四大难，小民遇上就得逃。

三曰放逐。自古即有流刑，罪越重赶得越远。

当今的中国大陆的流动人口，已有很大不同。

能够开放移民的空地方极少。北大荒早已不荒，天涯海角的海南成了吸引外资的窗口，偌大的地盘满满当当，边边角角也余空无多。广阔的农村天地如今有上亿剩余劳动力，更不用说楼挤楼的城市了。

逃荒的也少了。60年代挤满火车的灾民，使焦裕禄忧心如焚。90年代他的兰考已是林茂粮丰。以身背花鼓走四方为乡俗的安徽凤阳，也抗住了1991年的大水灾，无大规模外流。

依法判处劳改的人并不多，青海是中国少有的地广人稀的地方。可如今劳改农场的场长们一开会，就抱怨缺乏劳动力。不过他们并不因此主张犯罪率的上升。

当下的流动人口，有如此划分的三型：

一曰偶发型。虽然几十万人的大批流民没有再现，但急灾之后逃难的人还会成千上万。一个中学生和父母吵了架，竟只身周游全国。广东省一年收容的流浪儿童就有6000余名。气象预报的能力有限，谁也说不准哪朵云会下多少雨，哪条山涧将淌出多少水。

二曰习惯型。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海子大了，什么水都有。“乞丐专业户”东游西荡，收入可以不下生产专业户。

三曰主动型。开放搞活，货畅其流，人，也就不能不流。外出经商，长途贩运，进城打工，万股清泉奔涌，汇成了流动人口大江中的主流。

与历史上多次被动移民不同，中国当前的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自我选择的主动性，真所谓“人往高处走”。

那么，还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泛滥之危

7000万流动人口，在中华大地闯荡。在23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每天有1000万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已经使一些地方出现超容现象。每年春节期间，广东省政府都要通过新闻媒介广为呼吁：广东的企业用工已经饱和！但外地农民还是满怀希望奔向黄金海岸。新设立的海南省，最近一批就查出无证流入人员2万多。

人口百万以上称大城市，千万以上称特大城市。

北京市常住人口1200万，外来流动人口126万。特大城市之中装着个大城市，宰相肚里撑大船。

问题是宰相肚里的船已经相当多了。北京市近12年每年修建住宅500万平方米以上，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名列前茅。然而这只够解决新增人口的住房要求。目前全市还有居住困难户40万，平均每人住房4平米以下，三代同堂，婚后无房，大儿大女同室……仍困扰着19%的城市居民。

煤炭、水电、副食、交通补贴，一年高达数十亿，够修几个亚运村；宽阔的长安街如今经常堵车，宏大的北京站水泄不通……

然而还有那么多的外来人口，他们也要吃，也要行，也要住。

中央电视台《广而告之》栏目中的一句歌词，经常被北京市民吟唱：

“别挤啦！别挤啦！

再挤就要爆炸啦！”

人口爆炸尚未出现，但治安小爆炸已出现。

20年前，北京西单副食商场出现了一起惊人的爆炸案。现场有一具男尸，查遍全市户口都对不上号。原来，自爆的罪犯是一个外地农民。

20年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一起未伤人爆炸案，事主也是个外地流动人员。

水满则盈。大量的流动人员，给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治安带来巨大的困难。

水位不断上涨，迅速向警戒线逼近。

更危险的是，来水失控，流量无定。

一切现象指向一个结论——

失去控制的人口流动，将导致人口泛滥。

70年代，墨西哥流动人口暴涨，仅1976年，就有80万人非法进入美国。更多的破产农民涌入城市，全国四分之一的1500万人集中在首都墨西哥城。过多的人口导致过多地使用水，过多地抽取地下水又引起地震。拥挤不堪的震区无处避砸，无水灭火，无路抢险，又扩大了生命和财产损失。人、水、地，恶性循环。

又一个结论同样触目惊心——

人口泛滥也成灾！

中国的人口流动，是否将带来人口泛滥？

弄潮儿与拨土鼠

提起流动人口，许多人脑海屏幕中就出现“盲流”二字。

这可有些过时了。

盲流乃没有正当职业与居处的外来人。

如今中国大陆的流动人口，多数是有正当职业或正在寻找正当职业的劳动者。他们不是绝路求生，而是更上一层楼，谋求进一步改善生活处境。

中国多年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相当于白领的公司职员很少，相当于蓝领的国家正式职工队伍庞大，低收入的小商业服务业网点短缺。

改革，需调整这种不合理结构。两个小头迅猛发展。

流动人口，也因势取向，分为两大支流，奔向这两个不同的海洋。

白 领 贵 族

高档的流动人口比城市老住户还神气。

足不点尘，食不离席，到大城市经商的大老板们在晚宴中谈生意。

穿上白大褂，稳稳地坐在电脑工作台前，被科技开发公司聘请的外地高科技人员拿着当地人眼红的高工资。

迎来送往，游览照相，外地政府企业驻城市办事处人员吃喝住行全报销。

文化人更是执拗地闯向最高文化舞台。

解晓东等一批流行歌星，在外地获奖后杀进北京，凭高处名扬天下。而同时，一个地道的北京歌星张楚却南下广州，希望被那里的歌迷接受。当然，有更多的人还只能在歌厅挣钱糊口。

俗人们总爱给人划等；一等出国定居，土“包子”变成洋“热狗”；二等“小出国”——三资企业当雇员，住中国拿外国工资。对于她，大出国小出国都毫无魅力。她的公司在北京、深圳、香港都有办事处，出国对于她不是出得去出不去的问题，是她有没有时间出的问题。在国人眼中，她是高消费的头等公民，哪个地方都希望她落户投资纳税。

经济开放，他们奔向窗口迎风；改革大潮，他们追波踏浪弄潮。无论到哪里，他们都象天降季雨一样自然，无论同谁比，他们都更加摩登。

他们不闯荡谁闯荡。

土 领 劳 工

社会学家认为：城市人出国打工，农村人进城打工，是当代中国社会不同层面的同向流动趋势。

北京市招工难的煤炭、铸造、化工、纺织等行业，不得不招收大量外来劳动力。60多万农工在17000个单位就业，其中容纳流动人口的大湖泊是建筑队伍。这些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工地，大工程中外地农民工常占用工数的三分之二，有些人的合同定到55岁。许多河北小伙儿已成为熟练的泥瓦工，心里憋着劲想当个李瑞环张百发那样的青年突击队长。

女孩子干不了重体力活儿，但家务劳动是她们的特长。安徽姑娘小方一下火车就被等不及“家庭服务公司”的雇主截走。在北京，家务劳力始终是卖方市场，不少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都雇不到保姆了。

和老一辈不一样，小方不仅重实惠，还重名。尽管被尊称为“家庭服务员”，她仍看不上这个行当，她要找“工作”。工作的机会很多。怀着同样的心理，城市青年把相对脏累的工作留给外地人了。在一个个体饭馆，小方遇见了一起打工的河北小伙儿小陆。

当雇工，总不如当老板发得快。他俩互相勉励，从别人看不起的小商贩、小服务业做起。

“进城潮”的冲力

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在外来劳工身上，最生动、最准确地体现了原始的、自发的、纯粹的市场经济特点。

他们有充分的自主性和相当的盲目性。没有哪个单位愿做小方和小陆的主，作家长就得养孩子。刚下火车的小方谁雇都干，管饭就行。一次主家在上班时间顺路回家看看，发现孩子被独个锁在屋里，一分钟之内就把小方辞了。第二个主家就被动了，下班后才发现小方已不知去向。这次是她辞了主家，小方已找到更好的工作。这真是完全自由的双向选择。许多城市单位，宁愿雇用这种随时可以辞退、不管生老病死的临时工。清洁工、杂务工等岗位，几乎被外来人垄断了。

他们有高度的灵活性和惊人的投机性。船小好调头，没有比小陆更小的船了。刚进城时他随家乡的木匠师傅谋生。两年多后，他学会了木匠活儿，可别人也知道这行赚钱了。连师傅也难找雇主了，小陆就单枪独马收啤酒瓶，20元买辆旧自行车就是运输工具，比置办木工工具还便宜。夏天一过，喝啤酒的少了，他又改卖烤白薯。在自行车后轮旁再接一个轮，开动了流动烤炉。等到被市容检查没收了炉子时，他已经有了本钱，打算做小买卖。

他们有热烈的积极性和危险的疯狂性。小方和小陆的服装作坊订货充足时，一昼夜开工20小时，还雇个13岁的小童工踩缝纫机。自制的服装，轧上各种买来的商标出售，有些顾客明知是假名牌却偏爱这个价。

他们的牌子虽假货却不假，最恶劣的是一些假货劣货作坊。地瓜干当天麻，运动服拧着腿，沙发里塞稻草，捞地沟油熬“食品油”……超额利润、超经济剥削、超法律经营……一系列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怪现象趁隙而出。有关部门检查了900个加工点，无照经营达90%。测算了150户，漏税额即达250多万。

一向不准外来者插手的服装、眼镜、塑料等行业，也被冲了个乱七八糟。在眼镜集贸市场上，资产雄厚的国营大厂立脚不住。外来户一周之内出新品，大厂要三月；个体户500架定货就接，大厂不上万就赔。有人在说，小批、多种、廉价的商品，怕是外来户的天下。

“进城潮”给城市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就在人们无休止地评论其利弊得失之际，“进城潮”无休止地涌来。潮头无主，潮头无情，潮头只有无尽的经济动力。

给“拨土鼠”大江，他们也能成为“弄潮儿”！

冒险家与流浪者

潮汐的涌动来自月亮的引力，农民入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动

力。可是，作为人，他们的生活却不只是一个钱字。

中国古语云：“人不出门身不贵。”

埃德加·斯诺说：“人的一生，是以度过几种生活评价的。”

在农村青年心目中，城市，就是“冒险家的乐园”。

都市之夜

农村与城市的最典型的区别，就在于夜生活。

流入城市的冒险家们，更绝不虚度这灯火辉映的时光。

逛夜市是个危险的娱乐，可能胡乱花去或丢去来之不易的血汗钱。夜市上的流动人口，以摊主和偷儿为多。

歌舞厅更不敢进，据说那是“宰人”的地方。一小刀一小片地从城里人身上“宰”来的肉，还能再让城里人一大刀宰回一大块？

当保姆的生活水平和主家同等，可缺点是不自由，这行没钟点。

自立门户就舍不得休息，可活儿少时相当难熬。

住处比农村还挤，上哪里找电视看呢？集体户可凑钱买个旧黑白的，散居的就得去求房东。有个居民老太太，对来家看电视者一律收费，5角一人。

瘾头大的还是要上街，电影票和录相票还买得起。据城市电影发行部门统计，外地人，往往占观众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评论家总是批评当下电影媚俗，殊不知看电影的多是俗人。识时务的创作者，早已把注意力转向进城的劳工。《黄山来的姑娘》、《深圳打工妹》、《姊妹行》、《外来妹》、《冬日情画》、《野草》……流动人口已经成了重要的题材选择。

夜生活，说到底不过是玩，有闲人的娱乐。农工来城市，基础需要还是衣、食、住、行四字。

大都市的外来农民穿戴有南北两派。小陆他们健壮的北方小伙儿多数不修边幅，一身脏不拉几的旧军装干活方便。小方她们南方人则一律西服革履，透出买卖人的精明。南北一律的是头发

偏脏，洗不上内部澡堂。

公共汽车上的严格查票把一些蹭车的小伙挤下了自行车道。小陆那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车胎没气愣格格蹬蹬地骑，不用问，他的便宜车值不得修。急眼时，他从路边踢开一辆就骑，骑完就扔！

最重要的还是吃，各单位的内部食堂，无容量向外地人开放，开放他们也嫌贵。包工队都自己垒灶开伙。

买粮票也增加了外来人的伙食支出，收入不丰者只好在菜上省。小方小陆经常光顾街头专为他们服务的“露天食堂”。

农民们说：城里饭有什么好？米是陈的，菜是干的！

尽管衣食住行都不如城里人，有些方面甚至不如农村老家，但他们还是固执地生活在城市。冒险家，是注定要过流浪生活的。

家 归 何 处

居城日久的农民已经难以返乡。

小方普通话学得象城里人一样脆，皮肤变得象城里人一样白，修饰得甚至比城里人更漂亮。凭什么不能过城里人的日子？她最爱看漂亮的外地姑娘突然变成了影视明星的片子，也最爱听温柔的灰姑娘被白马王子追求的故事……

那天在路上，居然有个还算帅气的男子主动与她搭话，夸她漂亮。遗憾的是当知道她不过是个小保姆后，就不辞而别了。

她也找过工作，在一个单位任“清洁员”。当管理员在夜班室热烈地吻她时，她脑海中出现了老家的订婚对象。抛掉！不承认那个包办的婚姻！她也希望管理员有同样的“反封建勇气”。

见到管理员的夫人她就气馁了。那个粗壮的女人神气也同样粗壮。

她明白了：男人，还是人家的；城市，也还是人家的。自己，不过是一个外来妹。她只能选择和自己同样是农民的小陆。

他们才是平等的。

可是，家里能同意她嫁外省人吗？她能把小陆带回家乡吗？

多年的流动生活，再也不能安于一个家，又总在寻找一个家。

走为上

流水不腐，九十九水，流为贵。

人行则健，三十六计，走为上。

流动人口的生存要诀就在于闯荡天下。

小陆是见过几番世面的。他曾和几个山东青年搭伙，用猪小肠熬制胆红素。上千条猪小肠，熬出一公斤胆红素，可以卖十几万元钱。当地人会这门手艺他们跑到河南干。河南人不明白这脏乎乎的猪小肠有什么金贵，他们收到了大批便宜货。后脚跟来的乡亲抬价收购，他们就干脆迁到山西，继续低成本经营。这营生又脏又累，但没技术秘密，就是一个熬。山西人也精明了，小肠人家自己留着深加工，他们又转向陕西……

走，有利于发财；走，又限制了发财。

卖菜的走为上。可小陆卖香油时，怎么提高质量也比不上常年租摊的。人家打出了招牌，顾客信任。

青海格尔木发现了金矿！小陆果断地丢下制衣坊远行。敢冒大风险，才能得暴富。

四方采金者纷纷涌向高原，数千人义无反顾地踏上千里无人的大戈壁。一场暴风雪袭来，长途公路被雪封住，一切生活用品都运不上来了。接下来的情景，可以看看卓别林的电影《淘金记》，只是现实中毫无电影里的喜剧色彩。

贪污受贿，滥发采金证的地方官员受到了严厉的法律制裁。数千采金工，留下的是冒险家的尸骨和流浪者的眼泪。

有来，就会有去。母亲带着未婚夫来接小方了。男方，已经在城里挣够了盖新房的钱。你的钱也够嫁妆了吧？母亲问。你爸